

毛泽东生前要读的最后一部书

王[宋]

彝 洪迈 著
主编

容斋随笔

第二卷

全译本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中国文学名著丛书——散文

（一）

（二）

（三）

（四）

容斋随笔

（一）

容斋随笔

（一）

卷八

蓍 龟 卜 筮

古人重卜筮，其究至于通神，龟为卜，蓍为筮，故曰：“假尔泰龟有常，假尔泰筮有常”，“定天下之吉凶，成天下之亹亹”，“所以，使民信时日，敬鬼神，畏法令。”舜之命禹，武王之伐纣，召公相宅，周公营成周，未尝不昆虫命元龟，袭祥考卜。然筮短龟长，则龟卜犹在《易》筮之上。《汉·艺文志》、刘向所辑《七略》，自《龟书》、《夏龟》之属，凡十五家至四百一卷，后世无传焉。今之操蓍者，率多流入于影象，所谓龟策，惟市井细人始习此艺。其得不过数钱，士大夫未尝过而问也。伎术标榜，所在如织，五星、六壬、衍禽、三命、轨析、太一、洞微、紫微、太素、遁甲，人人自以为君平，家家自以为季主，每况愈下。由是，藉手于达官要人，舟车交错于道路，毁誉纷纭，而术益隐矣。《周礼》：“大卜掌三兆之法，一曰玉兆，二曰瓦兆，三曰原兆。”杜子春云：“玉兆，颡帝之兆；瓦兆，帝尧之兆；原兆，有周之兆。”“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，其颂皆千有二百。”又“掌《三易》之法，曰《连山》，曰《归藏》，曰《周易》。其经卦皆八，其别皆六十有四”今独《周易》之书存，他不复可见。世谓文王重《易》六爻为六十四卦，然则夏、商之《易》已如是矣。《左氏传》所载懿氏占曰：“凤皇于飞，和鸣锵锵。有妣之后，将育于

姜。”成季之卜曰：“其名曰友，在公之右。同复于父，敬如君所。”晋献公骊姬之繇曰：“专之渝，攘公之瑜”。嫁伯姬之繇曰：“车说其辐，火焚其旗。寇张之弧，侄其从姑。”秦伯伐晋曰：“千乘三去，三去之余，获其雄狐。”文公纳王，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。鄢陵之战，晋侯筮曰：“南国蹇，射其元王，中厥目。”宋伐郑，赵鞅卜救之，遇水适火，史龟曰：“是谓沈阳，可以兴兵，利以伐姜，不利子商。”史墨曰：“盈，水名；子，水位。名位敌，不可干也。”杜氏谓“鞅姓盈，宋姓子”，盖言“羸”与“盈”同也。史赵曰：“是谓如川之满，不可游也。”卫庄公卜梦，曰：“如鱼窥尾，衡流而方羊裔焉。阖门塞宴，乃自后逾。”此十占皆不可得其说，故杜元凯云：“凡筮者用《周易》，则其象可推。非此而往，则临时占者或取于象，或取于气，或取于时日、王相以成其占，若尽附会以交象，则架虚而不经”。可为通论，然亦安知非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所载乎？

[译文]古人注重卜筮，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与“神”沟通，用龟甲占卜称为“卜”，用蓍草占卜称为“筮”，所以说“借助你这神龟预测规律，借助你这神草预测规律”，“断定天下的吉凶祸福，成就社会的前途发展”，“主要用来使百姓相信天象，敬奉鬼神，畏惧法令。”舜任命禹，周武王讨伐商纣，召公占视宅院，周公营建成周（今河南洛阳东）城，没有不命令占卜的人使用元龟，多次卜筮的。然而，筮短龟长，那么龟卜的地位还在《易经》筮卜之上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和刘向（应为刘歆）所编著的《七略》中，著录《龟书》、《夏龟》之类，共有十五家，多达四百零一卷，可惜后世都没有传下来。今天，用蓍草占筮的人，大都流于表面的现象，所说的“龟策”，也只有市井小人才学习此艺，他们占卜所得的报酬不过数钱，士大夫们从不屑于过问。以技艺、数术相标榜的人，比比皆是，有五星、六壬、衍禽、三命、轨析、

太一、洞微、紫微、太素、遁甲，人人自比为神算“君平”，家家自称为季主再世，真可谓每况愈下。因此，又借助于达官要人，舟车交错，络绎不绝，毁誉纷纭，而术数更加衰微。《周礼》上说：“太卜执掌三兆之法，一是玉兆，二是瓦兆，三是原兆。”杜子春解释说：“玉兆即是顛頊占卜的方法；瓦兆即是帝尝预测占卜的方法；原兆是周代预测占卜的方法。”“经兆的形状都是一百二十种，其颂辞都是一千二百条。”另外，“执掌《三易》之法，即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、《周易》。经卦都是八个，其别卦都是六十四卦。”如今，只有《易经》保存下来，其他的已经无法见到。世人都说周文王重叠《易经》六爻为六十四卦，但是，根据前边的引文，实际上夏、商之时，《易经》已经是这个样子了。据《左传》记载，懿氏占辞是：“凤凰于飞，和鸣锵锵。有妣之后，将育于姜。”成季卜辞是：“其名曰友，在公之右。同复于父，敬如君所。”晋献公娶骊姬的爻辞说：“专之渝，攘公之翰”。嫁伯姬的爻辞说：“车说其辐，火焚其旗。寇张之弧，侄其从姑。”秦国攻打晋国时所占卦的卦辞说：“千乘三去，三去之余，获其雄狐。”晋文公保护周王复位，占卜遇到了黄帝战于阪泉的征兆。鄢陵之战，晋侯卜筮的结果说：“南国蹇，射其元王，中厥目。”宋攻打郑，赵鞅占卜是否援救它，遇水敌火，史龟说：“这就是所说的‘沉阳’，可以兴兵，攻打姜姓很有利，对于子商没有好处。”史墨却说：“‘盈’是水名，‘子’是水的方位。名和位相当，这仗是不能打的。”杜子春认为“鞅姓盈，宋姓子”，大盖是说“羸”与“盈”音同。史赵却说“这是说如大河水满，不可游啊。”卫庄公占梦，说：“如鱼赤尾，衡流而彷徨裔焉。阖门塞塞，乃自后逾。”这十个占例今日都无法详细考究了，所以杜预说：“凡是占筮的人使用《易经》，那么其象可推。除此之外，那些临时占卜的，或取于象，或取于气，或取于时日、王相来完成预测。如果都附会以爻象，那么就是虚具形

式、胡说八道。”这段话可谓通论，然而又怎么知道不是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所记载的呢？

地 名 异 音

郡邑之名有与本字大不同者，颜师古以为土俗各有别称者是也。姑以《汉书·地理志》言之：冯翊之栢阳为“药阳”，莲勺为“辇酌”；太原之虑虺为“庐夷”；上党之沾为“添”；河内之隆虑为“林庐”，荡阴为“汤阴”；颍川之不羹为“不郎”；南阳之郾为“擲”，堵阳为“者阳”，酆为“赞”；沛之酆为“嗟”，郦为“多”，清河之郦为“输”；汝南之平舆为“平预”；济阴之宛句为“冤劬”；江夏之沙羡为“沙夷”；九江之橐皋为“拓姑”；庐江之雩娄为“吁间”；山阳之方与为“房豫”；琅邪之不其为“不基”；东海之承为“证”；长沙之承阳为“烝阳”；临淮之取虑为“秋庐”；会稽之诸暨为“诸既”，太末为“罔末”；豫章之余汗为“余干”；广汉之汁方为“十方”；蜀郡之徙为“斯”；益州之味为“昧”；金城之允吾为“铅牙”，允街为“铅街”；武威之朴剌为“蒲环”；张掖之番禾为“盘和”；安定之乌氏为“乌支”；上郡之龟兹为“丘慈”；西河之鹄泽为“梏泽”；代郡之狝氏为“权精”；辽西之且虑为“起庐”；令支为“铃祗”；辽东之番汗为“盘寒”；乐浪之黏蝉为“黏提”；南海之番禺为“潘隅”；苍梧之荔浦为“肆浦”；交趾之赢陵为“莲婆”；九真之都庞为“都聿”；日南之西卷为“西权”；淮阳之阳夏为“阳贾”；鲁国之蕃为“皮”。皆不可求之于义训，字书亦不尽载也。

[译文]郡县的名称有和本字大不相同的，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认为，其原因是当地人各有别称，这种观点是完全正确的。姑且以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为例来看：冯翊的栢阳为“药阳”；莲勺为

“鞏酈”，太原之慮虜为“庐夷”；上党的沾为“添”；河内的隆虑为“林庐”，荡阴为“汤阴”；颍川的不羹为“不郎”；南阳的鄆为“擲”，堵阳为“者阳”，鄆为“贊”；沛的鄆为“嵯”，郟为“多”；清河之鄆为“输”；颍颍的平舆为“平预”；济阴的宛句为“冤劬”；江夏的沙羨为“沙夷”；九江的橐皋为“拓姑”；庐江的雩娄为“吁间”；山阳的方与为“房豫”；琅邪的不其为“不基”；东海的承为“证”；长沙的承阳为“烝阳”；临淮的取虑为“秋庐”；会稽的诸暨为“诸既”，太末为“閔末”；豫章的余汗为“余干”；广汉的汁方为“十方”；蜀郡的徙为“斯”；益州的味为“昧”；金城允吾为“铅牙”，允街为“铅街”；武威的朴剺为“蒲环”；张掖的番禾为“盘和”；安定的乌氏为“乌支”；上郡的龟兹为“丘慈”；西河的鹄泽为“梏泽”；代郡的标氏为“权精”；辽西的且虑为“赳庐”，令支为“铃祗”；辽东的番汗为“盘寒”；乐浪的黏蝉为“黏提”；南海的番禺为“潘隅”；苍梧的荔浦为“肄浦”；交趾的羸陵为“莲婆”；九真的都庞为“都聾”；日南的西卷为“西权”；淮阳的阳夏为“阳贾”；鲁国的蕃为“皮”。这些都不能探究其真正的含义，字书上面也不完全有。

韩 婴 诗

《前汉书·儒林传》叙《诗》云：汉兴，申公作《鲁诗》，后苍作《齐诗》，韩婴作《韩诗》。又云：申公为《诗》训故。而齐辕固、燕韩生皆为之传，或取《春秋》，采杂说，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，《鲁》最为近之。婴为文帝博士，景帝时至常山太傅，推诗人之意，作《外传》数万言，其语颇与齐、鲁间殊，然归一也。武帝时，与董仲舒论于上前，精悍分明，仲舒不能难。其后

韩氏有王吉、食子公、长孙顺之学。《艺文志》，《韩家诗经》二十八卷，《韩故》三十六卷，《内传》四卷，《外传》六卷，《韩说》四十一卷。今惟存《外传》十卷。

庆历中，将作监主簿李用章序之，命工刊刻于杭，其末又题云：“蒙文相公改正三千余字。”予家有其书，读首卷第二章，曰：“孔子南游适楚，至于阿谷，有处子佩瑱而浣者。孔子曰：‘彼妇人其可与言矣乎！’抽觴以授子贡，曰：‘善为之辞。’子贡曰：‘吾将南之楚，逢天暑，愿乞一饮以表我心。’妇人对曰：‘阿谷之水流而趋海，欲饮则饮，何问妇人乎？’受子贡觴，迎流而挹之，置之沙上，曰：‘礼固不亲授。’孔子抽琴去其轸，子贡往请调其音。妇人曰：‘吾五音不知，安能调琴？’孔子抽絺绤五两以授子贡，子贡曰：‘吾不敢以当子身，敢置之水浦。’妇人曰：‘子年甚少，何敢受子？子不早去，今窃有狂夫守之者矣。’《诗》曰：‘南有乔木，不可休息。汉有游女，不可求思。’此之谓也。”观此章，乃谓孔子见处女而教子贡以微词三挑之，以是说《诗》，可乎？其谬戾甚矣，他亦无足言。

【译文】《前汉书·儒林传》叙述《诗》时说：“汉朝建立后，申公作《鲁诗》，后苍作《齐诗》，韩婴作《韩诗》。又说：申公的《诗》是对古诗中的字词加以解释。而齐国的轅固、燕国的韩生都是为诗作注，有些地方采用《春秋》，博取众说，都不是原来的本义，只有鲁诗与本义最为接近。韩婴曾当过汉文帝刘恒的博士官，到景帝刘启的时候，任常山王的太傅，他揣摩诗人的意思，撰写了《外传》诗，有好几万字，其中的语言与齐诗、鲁诗有很大的差别，然而大体总旨是一样的。到了汉武帝刘彻时，韩婴和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在皇上面前辩论诗的进步意义，见解精悍分明，董仲舒难不倒他。从此以后，继承韩诗的有王吉、食子公、长孙顺等学派。《艺文志》记载，当时有《韩家诗经》二

十八卷,《韩故》三十六卷,《内传》四卷,《外传》六卷,《韩说》四十一卷。但这些大都失传了,现在只有《外传》十卷尚存。

到了仁宗庆历年间,将作监主簿李用章曾作序,并在杭州叫工人刊刻,其后边又题道:“承蒙文相公改正三千余字。”我家里藏有这种书,第一卷第二章是这样说的:“孔子南游到楚国(今湖北省),走到阿谷,有个少女戴着玉耳坠在河边洗衣服。孔夫子对子贡说:‘那位妇女,可以和她说话吗?’他拿出一只酒杯交给子贡,并且叮咛道:‘你要好好对她说。’子贡说:‘我们往南边的楚国去,恰遇天气炎热,请允许我敬你一杯水,以表我们的诚心。’那位妇女对他们说:‘阿谷的水东流到大海,想喝你们就喝吧,何必问一个妇道人家呢?’她接过子贡的酒杯,到上游盛了一杯水,放在沙地上,并且说:‘为了遵守礼节,我不能亲手递给你。’孔子拿出琴,把琴轸(琴下转动琴弦的东西)卸下,子贡又把琴递给那位妇女,请她先调正音,给抚一曲。那位妇女说:‘我不懂得五音,怎么能够调琴?’孔子又取出细丝五两递给子贡,子贡说:‘我不能将东西当面递给你,就把它放在水边吧。’那位妇女说:‘你的年纪很小,我怎么能接受你的东西呢?你如果不及早离去,恐怕我那位狂夫会对你不客气。’《诗经》上说:‘南有乔木,不可休息。汉有游女,不可求思。’说的就是这件事。”观看这一章,是孔夫子看见少女,便派徒弟子贡前去用委婉的言辞再三挑逗,用这种方法来解释《诗经》,行吗?这是大错而特错的,其他的也不值一提。

五行衰绝字

木绝于申，故桢字之训为木自毙。水土绝于巳，故汜字之训，《说文》以为穷渎，圯字之训为岸圯及覆。火衰于戌，故威为灭。金衰于丑，故钮为键闭。制字之义昭矣。

[译文]木被申金所克，所以“桢”字的意思是木自死。水土被巳所克，所以汜字的解释，《说文》上认为是水尽处，圯字的解释为岸毁和堤毁。火被戌制伏，所以威为戌灭。金被丑战胜，所以钮为键闭。创造字的意义是很明白的。

汉表所记事

《汉书·功臣表》所记列侯功状，有纪传所轶者。韩信击魏，以木罌缶度军，表云：祝阿侯高邑以将军属淮阴，击魏，罌度军。（《史记》作“甌”。）盖此计由邑所建也。信谋发兵袭吕后，其舍人得罪信，信囚欲杀之。舍人弟上书变，告信欲反。晋灼注曰：“《楚汉春秋》云，谢公也。”表有滇阳侯乐说，《史记》作“栾说”，以淮阴舍人告反，侯，盖非谢公也。须昌侯赵衍从汉王起汉中，雍军塞渭上，上计欲还，衍言从他道，道通。中牟侯单于车，始，高祖微时，有急，给高祖马，故得侯。卬侯黄极忠以群盗长为临江将，已而为汉击临江王。祁侯繒贺从击项籍，汉王败走，贺击楚迫骑，以故不得进，汉王顾谓贺祁王。（《史记》作“侯”）颜师古曰：“谓之祁王，盖嘉其功，故宠褒之，许以为王也。”他复有与传小异者。《史记·张良传》，项梁立韩王成，以良

为韩申徒。徐广云：“申徒即司徒，语音讹转也。”而《汉表》，良以韩申都下韩。师古云：“韩申都即韩王信也，《楚汉春秋》作‘信都’，古‘信’‘申’同字。”按良与韩王信了不相干，颜注误矣。自“司徒”讹为“申徒”，自“申徒”为“申都”，自“申都”为“信都”，展转相传，古书岂复可以字义求也？韩信归汉，为治粟都尉，表以为票客。师古曰：“与纪传参错不同，或者以其票疾而宾客礼之，故云票客也。”《史记》作“典客”，《索隐》以为“粟客”。此外又有官名非史所载者。如：孔聚以执盾从；周灶以长铍都尉；郭蒙以户卫；宣虎以重将，重将者，主将领辎重也；酆跽以门尉；棘丘侯襄以执盾队史；郭亭以塞路，塞路者，主遮塞要路以备敌寇也；丁礼以中涓骑；爰类以慎将，谓以谨慎为将也；许盎以骍邻说卫，骍邻者，二马曰骍，谓并两骑为军翼也，说读曰税，税卫者，军行初舍止之时主为卫也；许惲以赵右林将，林将者，将士林，犹言羽林之将也；清侯以弩将；留盼以客吏；冯解散以代大与，大与，主爵禄之官也，《史记》作“太尉”；靳强以郎中骑千人之类。聊纪于此，以示读史者云。

【译文】《汉书·功臣表》中所记载的关于列侯的功绩，有的材料是纪传中所没有的。韩信攻打魏国的时候，用木头和小口大肚、大口小肚的瓦器渡军队过河，表上这样说：祝阿侯高邑，以将军的身份隶属于淮阴，攻打魏军的时候，用瓦器罍渡军队过河。（《史记》上罍字作甗）。大概这条计策是由高邑所建议的。韩信打算出兵攻打吕后，有一位舍人，得罪过韩信，韩信把他囚禁起来，准备杀掉。这个舍人的弟弟便给皇后打报告，说韩信想谋反。晋灼注释说：“《楚汉春秋》说，是谢公告发的。”表上记有滇阳侯乐说，《史记》上作“栾说”，因为淮阴舍人告发这件事，这里说的侯，并不是指的谢公。须昌侯赵衍，随从汉王刘邦起兵于汉中，由于雍王章邯的军队密集设防于渭河边，以抵御汉军，

因而想退兵回去。赵衍建议从别的道路前进，结果汉军顺利地通过了。中牟侯单右军，当初高祖地位低微时，曾遇到危急的事，单右军把自己的马给高祖刘邦骑，救了刘邦，后因此而得了侯爵。郅侯黄极忠乃是盗贼的头目，后来成为临江王共敖的大将，不久，又替汉朝进攻临江王。祁侯缙贺跟着刘邦一起攻打项羽，汉王刘邦败走，缙贺猛攻楚王项羽的追骑，阻止其前进。于是汉王刘邦回过头来许诺封缙贺为祁王。（《史记》上写为“侯”）。颜师古说“封他为祁王，大概是嘉奖他的功绩，所以宠爱他，答应将来封他为王。”其他又有与传中所记略有不同的地方。《史记·张良传》中说项梁起兵的时候，立韩王成，用张良为韩申徒。徐广说：“申徒就是司徒，是语音讹转造成的。”而《汉书·功臣表》上说张良为韩申都下韩。颜师古说：“韩申都就是韩王信，《楚汉春秋》上作‘信都’，古时候‘信’字和‘申’字相同。”我认为：张良同韩信是丝毫不相干的，颜师古注释错了。从“司徒”讹传为“申徒”，从“申徒”传为“申都”，从“申都”传为“信都”，经过这样多次辗转相传，古书难道还可利用字义相考求吗？韩信后来归附汉王，任治粟都尉，《汉书·功臣表》认为是票客。颜师古认为：“这和纪传说的有出入，或许是因为他骁勇善战，行动敏捷，而被当作宾客对待，所以他为票客吧。”《史记》上作“典客”，《索隐》上认为是“粟客”。除此之外，还有的官名，并不是史书所记载的。如：孔聚是执盾官；周灶是长钅都尉官；郭蒙是户卫官；宣虎是重将，重将就是主将管理粮草辎重；酈跽是门尉官；棘丘侯襄是个执盾队史官；郭亭是个塞路官。所谓塞路就是堵塞重要道路以防止敌人入侵；丁礼是中涓骑；爰类是慎将，是说他因为谨慎小心而为将；许盎是骈邻说卫官，骈邻的意思是：二马并行为骈，指并列两骑为军队的侧翼，说读作税，税卫，就是在军队出征最初扎营时负责警卫；许癭为赵右林将，林将指的就是将士

林，犹如羽林之将；清侯是弩将；留胙是个客吏；冯解散是代王的大与官，大与就是主管爵位俸禄的官，《史记》上作“太尉”；靳强是郎中骑千人……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，我随便记录在这里，以供读史书的人作参考。

萧何给韩信

黥布为其臣贲赫告反，高祖以语萧相国，相国曰：“布不宜有此，恐仇怨妄诬之，请系赫，使人微验淮南。”布遂反。韩信为人告反，吕后欲召，恐其不就，乃与萧相国谋，诈令人称陈豨已破，给信曰：“虽病强入贺。”信入，即被诛。信之为大将军，实萧何所荐，今其死也，又出其谋，故俚语有“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”之语。何尚能救黥布，而翻忍于信如此？岂非以高祖出征，吕后居内，而急变从中起，已为留守，故不得不亟诛之，非如布之事尚在疑似之域也。

【译文】黥布被他的部下贲赫控告想要谋反，汉高祖刘邦把这件事告诉了相国萧何，萧何说：“黥布不当会做这种事，恐怕是仇家造谣陷害，请皇上先把贲赫拘押起来，然后派人暗中到淮南查访验证。”黥布于是起兵反叛。韩信被人控告想要谋反，吕后想把他召回京师，又担心韩信不就范，就和萧何商量计策，派人诈称陈豨的叛乱已被平定，并欺骗韩信说：“陈豨的叛乱已被平定，你即使有病，也要挣扎着前来祝贺。”韩信一到京师，就被吕后杀死了。

韩信能够做大将军，实际上是萧何在汉王刘邦面前推荐的结果，现在韩信被杀，又是萧何出的计谋，所以俗语中有“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”的说法。萧何尚且能救黥布，为什么这样对待韩

信呢？莫非是因为汉高祖刘邦带兵出征，吕后在朝中留守，紧急变故突然发生，萧何身为留守大臣，所以不得不立即杀掉韩信，不像黥布的事情还处于真假难辨、似是而非的境地，可以从长计议吗？

彭越无罪

韩信、英布、彭越皆以谋反诛夷。信乘高祖自将征陈豨之时，欲诈赦诸官徒，发兵袭吕后、太子。布见汉使验问，即发兵东取荆，西击楚，对高祖言欲为帝，其为反逆已明。唯越但以称病不亲诣邯郸之故，上即赦以为庶人，而吕后令人告越复谋反，遂及祸。

三人之事，越独为冤。且扈辄劝越反，越不听，有司以越不诛辄为反形已具，然则贯高欲杀高祖，张敖不从，其事等耳，乃以为不知状，而敖得释，何也？

乐说告信，贲赫告布，皆得封列侯。而梁大夫告越不论赏，岂非汉朝亦知其故耶？栾布为越大夫，使于齐而越死，还奏事越头下，上召骂布，欲烹之，布谓越反形未见，而帝以苛细诛之。上乃释布，拜为都尉。然则高祖于用刑，为有负于越矣，伤哉！

【译文】韩信、英布、彭越这三个人都是因为谋反罪被杀的。韩信是乘着汉高祖刘邦亲自率兵平定陈豨叛乱之时，想假借皇上的命令赦放那些关押在官府的囚徒，调发军队袭击吕后和皇太子。英布见汉高祖刘邦派人调查自己是否有谋反之事，就发兵向东直取荆地，向西攻打楚地，并对汉高祖刘邦说自己想要称帝，他的反叛行为已经很明显了。只有彭越仅仅是因为说自己有病不能亲自到邯郸（今属河北）参加平定陈豨之乱，皇上就将他削职

为平民，而吕后又派人诬告他再次谋反，于是彭越大祸临头。

韩信、英布、彭越这三个人谋反的事，只有彭越是冤枉的。扈辄曾煽动彭越谋反，彭越没有听从，有关官员因为彭越没有杀死劝他谋反的扈辄，就认为彭越谋反的决心已定。既然这样，那么贯高想谋杀汉高祖刘邦，而张敖不同意，这两件事性质一样，但是张敖却因为不知道贯高想谋杀刘邦这回事而被无罪释放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
乐说告发韩信，赍赫告发英布，两人都被封为侯。但梁太仆告发彭越却没有得封赏，这难道不是因为汉朝廷也知道彭越是被冤枉的吗？栾布是彭越手下的大夫，奉命出使齐国，回来时彭越已经被杀了，但他还是对着彭越的首级汇报出使情况，皇帝知道后把栾布召来大骂一顿，想把栾布投入油锅中活活炸死，栾布说彭越没有谋反的迹象，但朝廷却苛求细枝末叶把彭越杀死。于是刘邦释放了栾布，并任命他为都尉。可见汉高祖刘邦在用刑上，是有负于彭越的，可悲啊！

蜘蛛结网

佛经云：“蠢动含灵，皆有佛性。”《庄子》云：“惟虫能虫，惟虫能天。”盖虽昆虫之微，天机所运，其善巧方便，有非人智虑技解所可及者。蚕之作茧，蜘蛛之结网，蜂之累房，燕之营巢，蚁之筑垤，螟蛉之祝子之类是已。

虽然，亦各有幸不幸存乎其间。蛛之结网也，布丝引经，捷急上下，其始为甚难。至于纬而织之，转盼可就，疏密分寸，未尝不齐。门槛及花梢竹间，则不终日，必为人与风所败。唯闲屋垆垣，人迹罕至，乃可久而享其安。故燕巢幕上，季子以为至

危。李斯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，近人犬，数惊恐之，仓中之鼠食积粟，居大庑之下，不见人犬之忧，叹曰：“人之贤不肖，譬如鼠矣，在所自处耳！”岂不信哉？

[译文]佛经说：“蠢动含灵，皆有佛性。”《庄子》中也说：“惟虫能虫，惟虫能天。”意思是说，虽然昆虫很微小，但也和天机有联系，它们的巧妙便利，有着人类的智慧和技能所比不上的地方。诸如蚕作茧，蜘蛛织网，蜜蜂垒房，燕子筑巢，蚂蚁构窝时所堆的小土堆，螟蛉祝子等等都是。

虽然这样，它们之间也有幸与不幸之分。如蜘蛛织网，布置蛛丝，牵引经线，敏捷急促地上下爬动，开始的时候非常艰难。到了经纬线时，则转眼间就织好了，而且宽窄疏密很有分寸，没有不整齐的。织在门槛和花木、竹林之间的，往往不到一天必定就被人或风破坏了。只有织在没人住的空屋里和残垣断壁之间，没有人迹的地方，才可以长时间的安然无事。所以，燕子在帷幕上筑巢，苏秦认为这样很危险。李斯看见衙门的厕所中老鼠吃不干净的食物，人和狗接近时，常常惊慌害怕，粮仓中的老鼠吃仓库中积储的粮食，住在大房子下面，没有人狗接近时的惊恐，李斯由此感叹地说：“人贤能还是不贤能，就像这老鼠一样，完全在于它所处的位置不同啊！”难道不是这样吗？

孙权称至尊

陈寿《三国志》，固多出于一时杂史，然独《吴书》称孙权为至尊，方在汉建安为将军时，已如此，至于诸葛亮、周瑜，见之于文字间亦皆然。

周瑜病困，与权书曰：“曹公在北，刘备寄寓，此至尊垂虑之

日也。”鲁肃破曹公还，权迎之，肃曰：“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。”吕蒙遣邓玄之说郝普曰：“关羽在南郡，至尊身自临之。”又曰：“至尊遣兵，相继于道。”蒙谋取关羽，密陈计策，曰：“羽所以未便东向者，以至尊圣明，蒙等尚存也。”陆逊谓蒙曰：“下见至尊，宜好为计。”甘宁欲图荆州，曰：“刘表虑既不远，儿子又劣，至尊当早规之。”权为张辽掩袭，贺齐曰：“至尊人主，常当持重。”权欲以诸葛恪典掌军粮，诸葛亮书与陆逊曰：“家兄年老，而恪性疏，粮谷军之要最，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。”逊以白权。

凡此之类，皆非所宜称，若以为陈寿作史虚辞，则魏、蜀不然也。

[译文]陈寿编撰的《三国志》，资料大多数来源于当时的杂史，然而唯独《三国志·吴书》中称孙权为“至尊”，当孙权在汉朝建安年间作将军时，就已经这样称呼了，甚至于诸葛亮、周瑜二人，见于文字记载的也是这样称呼孙权。

周瑜病重时，给孙权写信说：“曹操占据北方，刘备借居荆州，这才是值得至尊您日夜警惕的事啊。”鲁肃奉命和诸葛亮合兵在赤壁大破曹操归来，孙权去迎接，鲁肃说：“祝愿至尊您的兵威恩德遍布天下。”吕蒙派邓玄之游说郝普时说：“关羽统领南郡（治今湖北江陵），至尊亲自去对付他。”又说：“至尊调兵遣将，军队在道路上连绵不断。”吕蒙想用计谋打败关羽，秘密地向孙权陈述计谋，他说：“关羽之所以没有很顺利的向东扩展势力，是因为‘至尊’圣明，我们这些人还在。”陆逊对吕蒙说：“我见到至尊，应当很好地为他出谋画策”。甘宁想夺取荆州，说：“刘表考虑事情不甚长远，他的儿子又懦弱不成才，至尊您应当早日谋划。”孙权被曹操的大将张辽偷袭，贺齐说：“至尊您身为君主，应当始终老成持重。”孙权想让诸葛恪主管军中粮草，诸葛亮写信给陆逊说：“我的哥哥诸葛瑾年纪已经很大了，而他的儿子诸葛恪性情疏